

1988年，我中考落榜了，整天恍恍惚惚。

“去普陀山走走吧。”父亲说，“那里的风景不错。”我斜斜地瞅他，眼中一片迷茫。

盛夏，烈日当空，碧蓝的天空，没有一丝云彩。我去了普陀山。

眼望着翻腾的海水，我的心情该如何来形容呢？失落，忧郁，惆怅，悲伤，低迷，五味杂陈，觉得前途渺茫，人生不济，或许这还都是少年的情怀吧。要是如今回想，也许又是另一番况味。

保存有一张站在“海天佛国”牌楼前的照片，人瘦得跟猴似的，穿一件体恤，竟显得松垮，没有形状地耷拉着，一双布鞋撑着两条竹竿似的腿，脸上的笑有点牵强，“少年不知愁滋味，爱上层楼。爱上层楼，为赋新词强说愁。而今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。欲说还休，却道天凉好个秋。”现在再来品味辛弃疾词中的句子，当年的自己，分明是做作得很。

一个人的成长，总是有许多的选择，走弯路无疑也是其中之一。我曾经固执地认为，走弯路并不见得是坏事，有人认为这是在浪费光阴，其实没有一段光阴是浪费的，总会给人留下烙印。每一个人的成长，要是千篇一律，那会是多么无趣。当一个人从弯路转到正轨的时候，他的心灵必定已经受了洗涤，变得通透而开阔。那该是怎样的惊喜？

那天，我经过一座寺院，前方的莲花池中，绿的叶子红的花瓣碧的池水，相映成趣，一派葱茏蓬勃的景象。转身时，抬头相望，“普济禅寺”四个鎏金

植物都有自己的气息，就像人各有自己的味道一样。掐一茎草，沁出的每滴汁液里都蕴含青草的腥味；盛一碗新米饭在手，晶莹饭粒儿散发的缕缕绕鼻饭香，让人没动筷已胃口大开；花开时节，满天芳香的密码，引诱你的嗅觉去破译、解读。

跟人一样，大多数植物的气息是令人愉悦的，也有部分让人闻之掩鼻。就我所知，有一种树，不但花香，连叶、枝、干、根，全株皆蕴有一股独特清香味儿，它是樟。

樟树繁茂，华美，四季常青，亭亭如盖。让人意外的是，樟花竟细繁如沙，如絮，与母本极不贴合。很少有人会在一棵樟下驻足，抬头，看樟花；或者反过来，没有人会为看樟花而驻足。

不过，我曾多次在樟下停留，仰脖，却意不在花，而在香。

人间四五月，樟叶新旧交替，樟花氤氲，樟香满天，就跟晚秋时节桂香一样。樟新叶萌发，散发的气息，令空气中有缕缕清新味儿飘逸，感觉像用洁净抹布抹了把灰蒙的玻璃。随后是樟花。我始终无法相信这样一事实，那弥漫于空气中，风一样抚拂、宜人的香，会是樟花散发的。我仰着脖，想要努力眯清，这芳香弥漫的樟花长树上的模样。但是每次都是徒劳。且不说我眼神不好，那花长在樟伟岸高茂的树冠上，再好的视力也只能看到绿雾雾一片。向上看不清，只好转而向下，蹲下去，捡拾樟凋落的花絮，一睹其真面目。于是越发怀疑，这细碎如虱、三分之一米粒大小、毫无花模样的浅绿黄褐色小花，竟有如此之香！把它碾成粉，撒满天空，估计也达不到“满天香”的效果。

有种说法，漂亮的花大多不香，愈香的花往往愈不起眼。这在樟身上得到印证：樟香清馨、纯粹，富有春的清新与湿润；樟花却细小繁碎，几乎不能视同花；色泽也乏善可陈，生鲜时浅绿，与春日嫩叶混杂一起，视觉上几乎感觉不到其存在，谢了淡黄、浅褐。但是，恰恰是这种似花非花的花，于每年仲

先闻杜河（Doubs River）名，再看杜河水。

杜河在城墙下面，离着几百尺远的地方流过，城墙是从前西班牙人修筑的，现在已经成了废墟——这是司汤达笔下的杜河。

杜河是贝桑松的城河，就像姚江是家乡的城河那般，最想看杜河。

去贝桑松探亲，首选去杜河。出门过马路，一切皆陌生，不知转了几折，再过一马路斑马线，杜河就在眼前。伫立在杜河西岸。前方对岸是高低不一的西式建筑，建筑墙脚是小路，小路边沿是铁艺栏杆，正好矗立在城墙顶部，隔河遥遥似建筑围墙。城墙，每隔数十米有窄小的门洞，亦不知门洞内是否司汤达笔下之城？城墙根又有小路，小路差不多与脚下的人行道那般宽，因而隔河还能看到鹅卵石铺就的河堤，真的好想飞过河去，去对岸的河堤走走。与河堤对称的，是西岸，我背后的那排行道树。行道树是家乡常见的法国梧桐树。疾风中，梧桐树的叶子有的

大字映入眼帘。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寺院，其前身就是“不肯去观音院”。

这样清静而充满诗意的地方，观音不愿移足，何况我这凡夫俗子。我轻步迈进了寺院大门，香烟袅袅，弥漫于每一个角落。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爱上了路的味道，这种味道一直会钻到心里去，使得心上的褶皱慢慢地被熨平，变得安谧。我喜欢在看书或写作时，点上一盘朋友送我的沉香，那种感觉飘飘欲仙，无法用文字形容。

离普济禅寺不远，东海岸边的角落，有一个涯洞，貌不惊人，洞口崖壁间写有“潮音洞”三字，为1699年清康熙帝所书。

我无心久留于此，朝前去佛顶山，香云路的香道是必经之路。

这条清光绪三十年修砌的石阶，共1087级。每年的三大香会期，善男信女都从这条香道三步一拜上佛顶山朝圣。当时的我年轻气盛，还无法拥有这份虔诚，倒是路两旁的参天古树，给了我一份清凉的心境。

走到半路，我没有继续，却原路而返，与慧济寺和法雨寺失之交臂，倒也不觉可惜，心想以后时日尚多，不在乎一时的错过。

当我走到普济禅寺的时候，停下脚步，眼前又出现了满池的莲花。

“小施主，为何事烦忧？”我正望着莲花出神，一句询问从我的耳边飘过。

我定了定神，转过脸，见一老僧，慈眉善目。

未曾有丝毫的犹豫，我就向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心事。

老僧听完，微微一笑，双手合十：

春，芳泽人间，香满天宇，让人的嗅觉为之倾倒。

樟的果实亦不起眼，鱼眼状，乌黑溜圆，饱含浆汁，鸟儿喜欢，秋后果熟时节，成群的白头翁、乌鸫等鸟儿翔集于樟上，啼鸣、嬉戏、啄食。鸟儿爱食不见得人能吃，但樟子儿香却是事实，捡一个，捻破了，黑色浆汁里有股清苦鲜香味儿。干樟子儿还是味中药，气香、味辛辣，具散寒祛湿、行气止痛功效，治吐泻、胃寒腹痛、脚气肿毒等症。此外，樟的枝、干、根和叶皆清香馥郁，用于防虫、防蛀、防霉的天然樟脑丸，就是从樟整株提炼的；也可用于制药、做香料等，医药上用作强心药。

樟木是我国传统名贵木材，因能散发独特的芳香味，经年不衰，具有防虫防蛀、驱霉防潮功能，因而古代常被用来雕刻佛像和打造藏书的橱柜。在浙东沿海，有女儿人家，都要极早准备一套樟木箱柜，作为女儿成家的嫁妆。自裁或购的樟木，请来木匠师傅，用大锯剖成相应的板材，隔片堆搁成多边形于底荫处晾干待用。锯板时，截段的樟木固定好，一个师傅蹲树上，一个师傅坐地下，上下齐心运锯，锯齿带出的锯末水一样一飘飘散落下来，股股扑鼻干爽的浓香雾一样弥漫开来。这香比樟花浓烈、醇厚，仿佛打开一坛百年陈酿，提神醒脑，闻着都让人沉醉。当然，没有樟木，用松木、杉木或一般杂木打制嫁妆也未尝不可，但品位上已低了一等，做父母的再手紧也要为女儿置备一套，求个心定。

樟淳朴、安静、踏实，它没有张扬的叶、鲜靓的花，但是一棵树栽下去，年年奉出缕缕宜人的香，不几年就会展现一片蓬勃的绿荫。在南方，只要没招致斫伐之祸，数百几千龄的古樟存量可观，依然青葱蓊郁，巍然如华盖，馨荫久远。2010年在福建泉州，一段在地下沉睡了三五百年的古樟被挖掘出来，不仅没有腐烂，竟还散发着阵阵幽香。

樟有大德，德馨所以历千古而不朽。

凋落，有的坚守。每吹过一阵寒风，坚守在树枝的叶子就像飞鸟一样，在风中飞舞，索索地响，像叶与风的私语。东岸的河堤沿河而筑，低落于街道地面，西岸的行道树亦是沿河而长，耸入空间，一低一高，构成杜河两岸的风景。

眼前的杜河似直线，水流缓缓自右向左，水从东南向而来。杜河的尽头在杜省境内侏罗山区，就像家乡姚江的源头在四明山。发源于900多米侏罗高山的杜河一路由东向西，匆匆而行，一会儿流入瑞士，一会儿急转圣希波利特（Saint-Hippolyte），一会儿折北去蒙贝利阿尔南侧的纳莱茵-隆运河，七转八拐之后才缓慢进入贝桑松，再流经多勒（Dole）下游而汇入索恩河。眼前的杜河，不起波澜，细察水面有或大或小圆圈。

杜河不小，江河，以水清为佳，水秀为绝，今看杜河，犹如再见九寨之水。杜河水，杜河景即成我对贝桑松的最初印象。

眼前的杜河，水中有鱼，有飞鸽从

“小施主，莫为一时的错过烦恼，你有善根，日后必有贵人相助。”

我对于他的宽慰之语，心存感激，心想：或许，我和普陀山有缘。

离开普陀山，我内心似乎有了一点点的亮光，人也精神了一些，不再是去时那副萎靡不振的模样。从懵懂到成熟，该是从那时开始的吧。

我又可以去读书了。那是父亲做的

【思想散墨】

生长定海终老普陀

张存

一个艰难的决定，用一笔不菲的赞助费换来的。对于父亲，我能说什么呢？说普陀山的风景还是内心的不安和愧疚？似乎一切都是多余。我的生活，依然不紧不慢，却分明已经在变化之中，只是当时无从察觉而已。

若干年后，我开始了写作，用手中的笔来宣泄心中的喜怒哀乐。我由写作而认识了许多具有传奇色彩的老人，书法家蒋思豫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。他学识渊博又不求闻达，而且在书法上有独

到之处，他的于体书法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令人惊叹。他与我谈起书法的起承转合，来龙去脉，意趣盎然。我也渐渐地对书法产生了兴趣。

记不清是哪一次聊天，蒋老与我谈到了普陀山，那里的鼻祖梅福和一些景点的典故。赵孟頫、屠隆、董其昌、袁枚等古代书画家、戏曲家、文学家、诗人，都曾在那里留下许多笔墨痕迹。突

然，他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。“你知道倪竹青先生吗？”“不知道。”我茫然地摇头。“他是一个我所敬佩的人。”

关于倪竹青的话题，蒋老没有深谈下去。

不久，我去舟山定海的小沙镇采风，并且参观了著名作家三毛的祖居。在那座老宅正门挂有一块匾额，上书“三毛祖居”四个大字，落款为竹青，笔力浑厚遒劲，入木三分，给我留下深



【诗画印象】

一份履历的记忆
一条街的记忆
一个社区的记忆
一份履历的记忆
一条街的记忆
一个社区的记忆
一扇门的记忆
不等于一把钥匙的记忆
四道墙
四个称职的卫士
为它的每一个主人
恪守着缺乏旁证的秘密

蓝天上飞落，栖息矮墙上。西岸堤不如东岸堤，东岸堤绵延不断数公里，而西岸堤则是间断，分一段，抑或一块，很像家乡河埠头。

行走的河堤，通往Canot桥。“Canot”有“木船”之意，难道这桥亦

【人在旅途】

喔，杜河

晓章

由浮桥而来？若是这样，多像家乡姚江的新江桥抑或解放桥，实在太巧了。我行走在那映着梧桐树的人行道，家乡西郊路行道树也曾栽法国梧桐，夕阳西下，去外婆家一路皆是梧桐树的倒

影，多么熟悉的景色。不知哪一年，家乡宁波引种法国两种植物，一是梧桐树，一是杜英，亦称法国冬青，有意思的是梧桐树是家乡的人行道树，而杜英因喜吸二氧化硫而常作篱笆墙。梧桐树亦是贝城的行道树，不知杜英栽种何

处？于思忖间，抬头猛见公交站，习惯性看站名，不识法文，幸亏上书2、3、5、27，想必这是公交线，是经过沿杜河西岸的公交线，有一条是3路线，真

刻的印象。

竹青难道倪竹青？那里的讲解员证实了我的猜测，心中不免窃喜。

倪竹青先生1920年生于定海，1934年在舟山中学肄业。十七岁开始在中学教书。他自幼喜爱书法，三十年前，他移居普陀沈家门。九十岁生日时举办了个人书展，并获得德艺双馨的荣誉。

他有一枚“生长定海终老普陀”的闲章，可见他对普陀情有独钟。作为舟山书协的副主席，他曾为普陀山的文化交流，留下过许多墨宝，可见他对于普陀山，有着一段割舍不断的深情。

我在一篇写蒋思豫的文章中，将自己所知道的倪竹青融合在文中，蒋老见了频频颌首且发出朗朗笑声，甚为满意。拙文发表后，我就想到给倪竹青先生寄一份，还备了一封短信，冒昧地求他一幅墨宝。我将地址写了舟山书法协会，心里总惴惴不安，惟恐他不能收到。果然，许多日子过去了，还是没有音讯，就渐渐地将此事淡忘了。

一个平常的日子，没有任何的征兆，我去取报纸。打开信箱，有一封信，卧在报上。我拿出来，一看，写下舟山普陀区沈家门倪字样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连忙撕开封口，展读来信。真是倪竹青先生的信。还是用毛笔写就，每一个字，都如此精到。我无法相信，这是出自九十高龄老人的手，简直太神奇了。信的大意是：寄去的报纸收到了，十分惭愧。蒋思豫先生高风亮节，才是学习的楷模。如今我眼力不济，写不好字了，但是会寄一幅来，多多指正云云。我是边上楼梯边读信，不

禁喜笑颜开，连脚也迈不开了。没多久，他的墨宝就寄到了，是一首陶渊明的诗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”。眼望着这幅笔力劲奇的墨宝，我内心溢满了喜悦。

我们相互间开始了通信。在他的文字中，我感受到了他虚怀若谷不求闻达的襟怀，不由想到“仙风道骨今谁有”的诗句。我想他的情怀，定然来自普陀山的古木苍松，滔滔东海，悠悠寺院和脉脉莲池。不然，哪得“生长定海终老普陀”的从容？

与倪竹青先生的相识，似乎冥冥之中早已注定，就如同我认同三毛的那句话：我最满意作品，还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生，它是没有文字的。

二十年来这一路而行，磕磕绊绊，沧海桑田，不过是弹指一挥间。我的父亲、妻子、朋友、长辈、编辑、读者，以及我所写过的一些人物，他们如春风细雨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以宽广的胸襟和气度，无私的包容与接纳，影响着我，让我渐渐读懂“心静者高；心和者仁；心慈者深；心慧者安”这句佛语的寓意。

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”，二十多年前老僧的话语，犹在耳畔，回望那走过的路，感慨良多，心存谢意。那老僧可否安好？

普陀山还在那里，似乎亘古不变。尘世间，有苦酒必有琼浆，品过尝过，醉过醒过，放下和舍弃，所失所得，已有分解。

织梦

图:凤兮 文:赵淑萍

一个梦，隔着轻纱似的网。晨风中爸爸的船桨，披醒了沉睡的湖面。妈妈来到水岸，洗衣、择菜、淘米。篮子里，是新鲜的菱角，带泥的花生。水面漾起一圈圈涟漪。看着，看着，我小小的身子轻盈起来，心，跟着水波一起颤动。

轻纱似的网，带着未干的水珠和父亲的汗珠。阳光下，闪动着一颗颗珍珠。一张心的丝网，密密地网住甜蜜童年、无忧往事。

江南，一张阳光下的网，瞬间将我揪紧，如时光里的鱼。透过岁月的缝隙，我又看到似曾相识的一幕。

墙与记忆

俞强

一道墙的记忆
不等于一个住户的记忆
四道墙站在各自的位置
也许目睹过许多稀为人知的故事

的是巧合，家乡亦有3路公交线，经过姚江南岸，从姚江大闸始，一路东行拐入孝闻街。不知贝城的3路线从哪里始，又到哪里终。在贝城，进城抑或回家，差不多都要经过杜河。大多我走Battant桥进城，原是无意识，相对路近些，后因去贝城的革命广场、图书馆、农贸市场，从无意到有意，走的多是Battant桥。

Battant桥西南角塑有一尊铜像，不知是谁。一次与露希拉一起路过这尊铜像，建议我和“他”合影，想必定是贝城值得纪念的人物。

路过杜河，我放慢脚步，看看杜河的水，看看杜河的景。那年去贝城，居住二十多天，已记不清多少次多少回路过杜河了，正如记不清多少次路过姚江那般，与首见不同的只有两景。一景是一个大雨后的早晨，清澈的杜河水变色了，是一河浅黄的浊水，翌日再看杜河，水清了些；次日再看，水又清了些；然后再看，水更清了些……不久，杜河水清悠悠了，猜测是大雨的影响，

上游带黄泥水冲入杜河。一景是一天的午后，杜河岸停了辆消防车，几位消防队员在打捞河中的梧桐树枝，是两株一人多长的树枝，枝头还挂稀疏的叶子，捞上来一瞧，有的叶子还是干的……杜河水，悠悠地由南往北流去。

两年后的同一季节，又去贝桑松，再看杜河。水不同，西岸景亦不同。西岸的行道树只留下地面一节树脖子，截面上有小圆桌那么大，为什么？难道从前拍的照片皆成杜河绝版的风景？后来知道是杜河西岸铺轨道，与城内接轨，城内城外通行有轨电车，以方便出行。

散步，抑或到东岸中餐馆吃饭，常看杜河水。一次，抓拍一只掉队的鸳鸯的瞬间，竟定格一幅五彩杜河图。倘若梵高复活，也许拾笔而画；倘若司汤达再世，也许笔下生花。而我笔拙，不知怎样描写此时的杜河水，那是被寒流凝固的杜河水，鱼儿在水下游，鸳鸯在冰上走，还有那飞鸟似的叶子挽起纤弱的水草，在冰层下，河床上，飘舞，看得我不觉天的寒冷、夕阳西下。